資治通鑑補

明神廟時嘉定嚴永思先生以溫公通鑑意在資治詳于朝章國典而畧于高逸節俠乃與及門談君允厚編輯十七史及列朝別史稗說之可徵信者是正其義例而綜補其闕遺復于每人之末綜爲小傳益于編年之中寓紀傳之體創柱下未有之例開稽史最括之奇竭三十年之精力乃克告蕆專誠學海之鉅筏冊府之寶符也明史列入藝文志　國初華亭董進士含三岡識畧云曾爲之序近時武林錢庶子林文獻徵存錄於先生及談君二傳備詳作書之旨而乾隆四庫書遺之則此書未經付梓見者益鮮故道光中陶文毅督兩江有借抄本亦未鐫布咸豐初元江夏童君和豫始以聚珍板擺印百餘部不云所自得之或即文毅所寫歟而譌舛滿幅不可卒覽同治癸酉王夔石中丞知予有叢書之舉

遠貽章書屬重爲校刷俾成善本翁叔平侍郎尤寶愛是書力維臾之乃命兒子宣懷詳加勘訂知嚴補雖儒博而璧瑕珠纇時復不免惜欲徧爲釐正而迫于時不暇以爲尚有待後之人如吳穎者糾繆焉又据先生自序尚有宋元續編補四百四十二年之事苟能訪得其書合輯以成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鉅牒則海內之士更必有爭先快覩而蔚爲藝林之盛事者已爰略述其緣起如此其具于錢辛楣傳及黃許序先生談君自序與例言者既已大備不復贅其詞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秋毗陵後學盛康謹識

嚴先生傳

嘉定錢大昕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輩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

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礙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治亂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尚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强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攻紫陽

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

惟黃滔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考訂遺漏先生

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

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

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

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

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

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

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

無首李忠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忠於舒建

武六年馬成拔舒忠亡走其軍士呂意斬忠而降封呂意爲漁浦

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逸斬懸車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傉檀
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
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
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
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能
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
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罷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
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
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衛戎校尉
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
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

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
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岐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
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
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
後又書贊名與字相岐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
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
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
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
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
史尹沖死之而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考異以申
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

詆誤至尹沖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柰何因模而併誣沖乎唐中
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
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
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
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
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
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
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為失次梁大寶元
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
紫陽氏芟去之之為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
殿醒日既少通鑑誤作醒治而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

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叛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何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慵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吳郡嚴先生通鑑補序

嘉定黃淳耀譔

韓愈論史謂不可輕為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余嘗妄論之天地陰陽風雲水石鳥獸草木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惜愛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掐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

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嘗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彊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皆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俶詭倜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等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務行散落闕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儻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

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又邛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者也余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知得遂志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作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挽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勝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之通鑑補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告於世而亦因以自勸爲先生讀之其爲我听然一笑乎

資治通鑑補序

余讀嚴先生通鑑補歎其深得春秋教外別傳其功不在紫陽綱目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系王于天一筆一削行天子之事所以奉天道繼王迹也公而不私簡而不繁當時左氏從而編年前漢司馬遷剏為紀傳皆翼春秋而分其支派也溫公尚變其散而無統合編年紀傳彙為資治通鑑一時奉為金科玉律而揆以春秋大義不無所失匪多所遺其關於世道人心匪細朱子發之為作綱目仍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迄無將而遏亂萌更嚴於統之正閏辨於事之順逆而孔子誅亂賊之旨粲然大明於天下萬世嚴先生生於五百年後星奎斗度實鍾真儒慨然以補正自任顧歷代史家提綱挈領無如通鑑一書乃積三十餘年風雨晦明竭

耳目心思忘饑渴寒暑廣求四部七錄之繁浩旁參二氏百家之異同上下於一千三百八十年之見聞摩對於一十七史之記載以校正此一書所云冷煖自知甘苦自嘗者此也其爲益有二一曰尙論一曰反觀此讀史法也其救失有二補遺有五此正史功也得讀史之法所以全始而全終立正史之功所以可大而可久說者曰司馬溫公身爲賢相集當代名公鉅卿二劉二范諸共刪定此書豈有失以待正有缺以待補先生身爲儒生作以及門諸子既孤陋而寡聞一旦起而斥古人之失補古人之缺不亦多事乎余曰不然先生之所謂失者天下後世共以爲失者也先生之所謂遺者天下後世共以爲遺者也余少時嘗作通鑑三大失論一爲依陳壽三國史帝魏寇蜀則失之亂一爲晉魏禪代不直書

司馬懿父子篡弒自以曾裔而爲尊親諱則失之誣一爲南北朝元魏與劉宋並稱帝則失之僭當年先輩駭極狂言及讀先生書而確然有以自是如凡例首以辨正統存變統爲大綱此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說者又以通鑑以資治名凡瑣非遂人無關於治者可不書也余以尙書爲經中史麟經爲史中經經史相爲源流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之幽人歸妹羵羊積豕載鬼張弧等語皆爲奇詩之白駒赤烏喬木幽草姝子美人諸篇皆爲葩孔子學易學詩悉未嘗遺及作春秋書鶂飛星隕豕立人啼石言於晉神降於莘至若蚳蝝桃李之細無不備書則凡人物之有關於治亂興亡不論隱顯內外鉅細奇正無不許書於經而況史乎則知先生之救二失而補五遺談子之佐先生而闢七病誠爲春秋之嫡系

綱目之傳夾亦溫公之功臣也或縣之國門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他年必有出壁中之經起汾陰之鼎藏記里之鼓發豐城之匣者嚴子自問何處父書之埋沒而不章乎然余亦有慮焉卷帙繁冗鋟劂費艱卽若漢宋右文之世非無賢主名臣而蘭臺秘閣之藏其詔刊者有幾如奇門遁甲太平御覽諸書至今尚屬抄本嚴子蕭灑布衣抱荊山之玉於冷風淸野之中誰過而問之一旦儀崇流散兵燹飄零不化而爲風蟬霧蠶者幾希矣倘不爲草間埋珀之音哉竊聞汲冢周書竹書紀年及井中心史杜元凱序例不過盈寸數卷雖疑信相半至今存之倘嚴子肯另爲一書而以先人正失補闕之文法於編年記事之首如楊鐵崖之史義拾遺更爲簡省上比於晉楚二史下亦不失爲公羊穀梁二傳也以俟有

識者尚之

康熙歲次癸亥春王正月同里後學許自俊潛壺氏識

資治通鑑補自序

憶髫齔時便喜讀史家言而牽於制舉之業未暇朝夕從事也迨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於司馬公通鑑全書怒而讀之躍然喜矣繼而讀之欣然樂矣既而讀之悠然恬矣間或有終日不食之時未有終食不讀之時也或問曰子何所爲而好之若是余曰僕亦何所爲哉世有好酒色者愈溺愈深浸淫成疾而不知悔也余之於史也亦若是則已矣然則能記誦乎曰余資鈍不能記誦然亦不求記誦也不能記誦又不求記誦則雖好之亦何益曰惡是何言也子不見夫人之於飲食乎朝饔三甌晝而飢矣晝餐兩甌暮而飢矣夫豈以其飽之旋飢也而遂謂飲食之無益於人乎讀書者亦顧其領會何如耳安在記之誦之以腹爲笥而後稱益哉然

則其益也亦可得而言乎曰譬如飲水冷煖自知譬如食蜜甘芳自喻吾亦何能語子雖然略可得而類似者大約有二一曰尚論尚論者取古人言行謀爲豫斷其成敗此以古事證之古人其味猶可言也一曰反觀反觀者取古人善惡是非自勘吾得失此以古事收之吾心其味則難言矣易傳不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吾尚論之訣也魯論不云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此吾反觀之訣也執此二訣以上下千古其人雖遠吾如登其堂焉吾如見其面焉吾如披其胸焉吾病愚則凡明者皆吾師也吾病怯則凡勇者皆吾師也吾病懶則凡敏者皆吾師也吾病褊吾病吝吾病不斷吾病器小而易盈則凡度大者好施者果毅而淵深不測者皆吾師也不然而有人焉如吾愚如吾怯如吾懶如吾褊且吝

如吾不斷如吾器小而易盈者吾見其人如見吾焉一見而愧再見而悔三見而痛心切骨夜半長門則亦吾師也木然為火則照物而覺其妍金鑄為鏡則自照而窮其醜故有時欣然解頤有時渥然汗下有時頂門一鍼有時股後一錐集萬古之良師勝友導吾以芳聚百代之僉夫壬人戒吾以穢吾所以反覆纏綿實欲舍之而不能也雖然苟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余於是書始讀之但覺其宏深廣肆如臨海望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奧窮其源委見其中去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該識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同異以辨前人之非范曄所謂體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謂與既又三讀之四讀之時覺其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始播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

備者闕十之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甚且有前後不符彼此或戾如談序所載七病亦往往有之況通鑑之作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魏而黜漢至以諸葛入寇爲辭恭謂昭烈之於漢族屬疏遠不能稽其世次耳然舂陵非遠裔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可以續東洛之祧不惟此也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彊猶齊楚耳而遽以紀年朱溫篡唐諱浮於地徹墟臣虜貽殃萬民是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居漢之與彼等於此然南唐西蜀華姓某分未能兼夏難稱率土郭柴繼統其人甚矣加惠黎黎其政善矣北略至關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之北漢未亡則亦猶之蜀漢也丕去不宜君備柴豈得臣崇故周叔入秦七雄分據改

稱前列國唐昭隕洛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字由異常之變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黜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以正朔歸之也今二媼之紀皆稱附載王莽之紀年號細書此紫陽氏筆例之旨亦不肯衍竊取之義也溫公於朝綱國政輒之毋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略乃略者固略矣而詳者亦未必皆詳也偉論宏議記之較備而隻行微言記之或少乃少者固少矣而備者亦未必盡備也事多提其大綱而刪其節目乃節目過刪而大綱亦或不明文多錄其體要而翦其枝葉乃枝葉太翦而體要亦多不暢是豈可以不補至觀其所載之人則顯榮者多而遺逸則鮮矣方正者多而俠烈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更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矣愚以為士之窮通命也季孫居

三卿之中而顏閔在徒步之列顯者豈必盡足述而晦者豈必無可稱乎故咏空谷之駒令人起縶維之想歎山梁之雉令人興羅網之思人雖微也道則尊矣吾補之國有三遊民之蠹也然緩急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時得一援手便可白骨生肉彼施施者方且乘吾堅策吾肥覩人入穴而嬉笑自若獨有人焉蹈義慷慨焦首爛額探沸湯而出焚雞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則錄之以風薄俗亦何不可風咏遊女雖傷棄婦夫遊與棄皆人倫不盡剛况或以幽閑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婉孌之質矢泉壤之誠使誦其遺編者想慕生於齒牙聞其餘烈者霜雪凜於毛骨不可以法乎二氏之教律之以孔孟之旨則楊墨之流也然自漢以迄六朝而其說大盛流弊至於今日不知者遂謂三教並行於世矣夫

二氏豈得與孔孟並乎第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儒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地生物但當生其大常無奇如水寒火熱木然石堅者而已矣何以復生溫泉寒火不燼之木溫柔之玉也哉乃知天地以其正氣生聖人以持世又以其閒氣生異人以佐世其清虛恬澹之風瑋異卓絕之行亦足以振起流俗破醒迷惘似不妨附錄之以存正道之別派支流也溫公又以爲子不語怪故凡事涉神異悉删而不錄愚以爲怪之興也必有所由神降於莘石言於晉未必非有國者之炯鑒況天下之至怪何必非天下之至常乎天際之國碧落有痕龍宮之寺黃垓有吻是天地之怪而常者也秦山之井夜半見日東海之蜃空裏噓樓是山海之怪而常者也石脚入水乾而出水濕獨活有風靜而無風搖是物理之怪而常者

也怪亦何足怪乎故余亦偶取而補之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治亂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節欲脩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論事者因其宏綱以詳其委曲談文者因其大意以采其菁華人無隱顯道隆者爲師行無奇平濟物者爲尚丈夫而婦女可醜也婦女而丈夫可學也遊於方之內者吾以觀其禮焉遊於方之外者吾以觀其意焉則何人非吾師何事非吾資哉或又進而問曰昔溫公之爲是書也朝廷借以御府秘書又天下有藏異書者有爲借之故溫公得以窮搜博采以成千古大觀而子乃欲以空虛之腹纘而補之不猶嫌泰山之卑掇土以益其高訶滄海之隘勺水以增其廣乎余謝曰誠哉子言也然愚以爲學古者當以十七史爲宗余猶不自揣欲將十七史之未盡

補通鑑之偶遺使有志之士人人得睹全史之大概於是一句一
字搜括剔取擇其宜錄而未盡錄者補葺成編以俟後學雖不能
盡錄千古之人與千古之事然其人之不可不識與事之不可不
知者略已收之幾盡矣而予何疑乎且編年之書始於左氏紀傳
之體闢自馬遷二者異製而同功此論古者所不可偏廢也使有
紀傳而無編年則人自爲局家自爲方一世之事幾於散碎而無
紀自邱明傳春秋以年月爲經人事爲緯而後一世方成一統有
編年而無紀傳則行或雜見言或雜鳴一人之事亦幾於散碎而
無紀自子長作史記帝自爲紀臣自爲傳而後一人自成一家今
通鑑之編年既已踵左氏而大暢其風矣余又撮取古人之遺芳
逸美足以寫人之生顏者或於其進身之始或於其謝事之年或

於其薨卒之日略敘其生平以倣子長之例使一書之中編年立傳若兩備其體焉然采取不可太繁纂輯不可太雜故於十七史之中不欲使之多遺於十七史之外不欲使之多贅也然非敢好翻古人之局以為名高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蓋余之初心不過標寫所未備於刻本之首使子孫得見通鑑之外尚有遺文逸事如許耳迨補至西漢之末及魏晉六朝之間見其中奇節卓行之士不可勝數言與事俱泯滅不傳姓與名亦湮沒不著若宇宙間本無是人者然不亦悲乎今人為八股文字所困而博古之學廢所恃為後學津梁者溫公此書耳乃猶多所闕略遂使無數賢豪君子皆擯斥於十七史中但飽蠹魚之腹而不得一開生面是古人之不幸也余今幸而得見之乃復私藏為一家之秘是古人之

罪人也且余既明見此書之尚有未備而不爲拾遺補闕是又溫公之罪人也遂重立凡例細分科條詳爲簡勘繕寫成帙發端於萬歷之乙卯小成於崇禎之庚午又踰十年之心力以改輯之二十餘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寢自一覺而後精神無他用也夏以油紙藉臂而書汗自頂至踵不暇扇也冬則硯凍未融必火烘日暵而書之不敢輟也余豈好勞而爲此哉既有大不得已者驅而迫之於內且欲求爲溫公之忠臣耳尸子不云乎屠人割肉則知牛少長弓人剺筋則知牛少長雕人裁骨則知牛少長若以此問聖人聖人豈能知之夫聖人之不知固不以是貶聖然豈可謂屠人弓人雕人之知不足以補聖人所未知哉今若使余與溫公比德絜功與劉范諸君子程能較藝余何敢望其後塵至若因其成

書而拾其偶闕補成大觀使病十七史之浩瀚者樂通鑑之簡嚴而病通鑑之闕略者又樂余之補正雖溫公復起或不遂迸之門牆之外矣客以是罪余余曷敢辭乃余所懼則有之昔溫公奉詔編集置局崇文院得自選官屬一時英俊如劉攽劉恕范祖禹趙君錫輩皆博學洽聞識該古今之士也而盡爲之佐乃溫公進通鑑表猶云臣骸骨癯瘁目昏視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況余孱劣無助惟一談子允厚佐余參較他書考訂同異然以二人之手目綜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崇禎甲申宋元續編亦復告竣又益以四百八十二年共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譜牒不亦難乎今談子久困於病獨幼子恆分與校閱而訂正之功尚有待於明達飽學之君子前程如海茫乎未有涯涘而余

髮已種種矣此余之所以撫編長歎也況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成又憂在難守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一難守也流賊兵戈水火之不可防二難守也上官有力者之借觀三者之中倘有一焉余三十年之苦心盡付之東流矣余既貧士繕寫成帙所費不貲蓋已羅雀掘鼠剝膚及髓矣鐫刻豈所敢謀凡有斯文之任者余不能無望焉

崇禎十有七年歲在甲申九月朔古歙殷衍承思父書於翠竹溪亭

資治通鑑補後序

甚矣古人之書未易增損也古人以絕人之才絕人之學絕人之識又集天下有才有學有識之士積年月而後成後之人不及古人萬一欲補輯而整頓之不亦難乎雖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尺未必無所短寸未必無所長倘藉先賢九仞之基奏後學一簣之效使偶遺者獲全偶錯者獲正未必非作者之功臣也嘗上下作述之林而一為論列纂輯之事與著作不同編年之書與紀傳有異著作者出一人獨得之見以自成一家之言則規裁易定纂輯者集百家雜出之文以網羅百代之事則紙例難施紀傳者止勒一帝之事止撰一臣之行前後大略合符彼此不相矛盾編年者襍天下之物於一歲之中彙羣倫之德於一日之內條貫既難

井井同異又易紛紛然則著書固莫難於纂輯纂輯尤莫難於編年也間舉其病大槩有七紀事必提其要固無取於繁稱縟言必鈎其元誠宜翦其蕪蔓然而事或太刪則委曲未盡甚而前後不相應者有之言或太簡則氣脈不舒甚而上下不相蒙者有之厥病曰漏疊牀架屋不增百室之觀附贅懸疣祇益五官之醜如一帙之中文已特見易卷之後事復重書後先莫據去取奚從厥病曰複四時之序先春夏於秋冬五行之令次金水於木火作史者紀年紀月既列干支則序事者孰後孰先當詳時日倘今歲之詔策移之來歲或他年之案牘置之昔年甲居乙後癸列壬前厥病曰紊有功而賜姓乃漢唐之弊習避諱而更名誠臣子之至情然未賜已賜婁劉必須畫一已更未更匡光例當定稱間有張李互

見甲乙迭詈使讀者南北紛岐東西眩瞀厥病曰襍指鹿而謂為馬三尺童子莫之信也見蛇而疑為蝌蚪稱博雅猶不免焉傳魚亥豕其為稽古家之累豈淺鮮哉自非讎校精工將有貽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謬者厥病曰誤訂偽固貴闕疑徵文亦由信古孔刪書而不刪漂杵之事孟好譽而不譽謨蓋之言是於情理之變猶且存而不刊況乃聞見之常豈得削而不錄倘逞其臆見斷以獨裁漫從而抹殺之曰某事不足取某言不足信殆非夏五傳疑之意也厥病曰執伯夷不為盜柳下不為淫豈顧問哉乃或因稗官之浪戲而不稽其事之有無即堅執史氏之漫傳而不核其人之底裏使孝子忠臣含冤終古義夫貞婦蒙垢千秋厥病曰誣苟悅漢紀以後唐四庫書編年者四十一家今皆湮滅不傳豈俱未免

乎七病故其書不足傳與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員先後有倫精粗不襍繼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哉然試將十七史細與相商則所云七病間亦有之此嚴夫子之補正所以不容已也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爲算賦詔讞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爲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曰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中所遺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選宮

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七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封帛意爲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於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爲無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漢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嫚書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以雪恥中郎將季布曰前冒頓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無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率州人

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骨無所謂矣若此者惡可以不補所謂複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爲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盤事露遂皆見殺而通鑑於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而通鑑一載之於七月又載之於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曆二年而通鑑於神功元年聖曆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曆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若此者惡可以不

刪所謂紊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爲平原君通鑑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是爲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閒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於惠文王則惠文於是時亦不過十二三歲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借曰早成則其父武靈王爲李兌公子成幽死去此只四年平原君何以不能救解安用客爲哉然則平原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繫於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爲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爲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良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爲太子傅何得先以

帝者師嵩戶候自居若此者態可以不正且通鑑極嚴於歷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爲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爲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爲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當先叙之於前且二月既有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則月內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爲庚辰則次日即爲辛巳何反書於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而見焉似此錯亂紛糾即欲正之悉從而正之固不若聽其兩存

之爲愈也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悛欲棄大城衛戎校尉張璩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於洪池張璩常據掌據若爲三人今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於永和中已從載記於太和中又從十六國春秋於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掌璩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岐而爲三璩也據也名且析而爲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晉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淸水

又晉曰虎生賢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為武陵王其後則又皆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若此者又惡可以不正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稱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稱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稱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為一人北齊幼主高恆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為註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誤也張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此良之妙用知帝不可以盛辭爭而可以機事感也乃溫公謂良為子立黨以制父又曰高祖剛

猛伉厲非畏縉紳譏議者借使四迴賁能梶之不過汙高祖四寸之刃耳夫高祖蝦洸於酈生降氣於隨何非醢韓菹彭之梁主也且進人主之所敬以默爲感悟豈如世之結納智勇豢養部曲以剛愎尊者耶何爲棄而不錄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幷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賦外貢獻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於早亦不嫌於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要亦棄不取天寶中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

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僭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辭臣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抹是因乘紙者之微疵沒爲賢者之大度豈古史彰善之義哉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投塹而死文帝爲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沖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

言其謚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將帝歎曰
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捶撻及天元即位問譯曰
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將發事
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將發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
以事由烏丸軌爲句以宇文孝伯因言將發事爲句遂註曰孝伯
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
而蒙譖賢之謗何冤痛如之唐人皮日休自號鹿門子新舊唐書
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
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
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
蹴楊墨蹂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

爲友碁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於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僞官汙朝臣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或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於古人中識孟子於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肯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即尹師魯作皮子良墓志亦稱其曾祖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至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使其仕賊又誰爲之贈邪夫顏淵竊飯曾參殺人人猶疑之況忠信未及顏曾者是以雖散在漢魏間其淑德懿行爲當時名公輩

所撰仰范雎一篇之不錄而獨信對瞞傳牽居非使賢如子魚負黨逆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頃者我師已痛爲歆辨而厚亦與日休洗穢滌污無使任道之士蒙垢終古也若夫嚴正統以定千秋之名分存殘統以留一日之君臣黜僭僞之紀年奪篡弒之帝號則又此書大居正之義尤先生所愼重而詳言之者也然則是書也可以謂之補亦可以謂之正先生何僅以補爲名先生曰先賢之書增損皆非補猶不得已而若其實正則愍乎敢而當其名況此書之正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豈若補者十中之三四哉則亦僅謂之補而已矣然先生之補此書也亦非率爾從事也自萬歷之乙卯沈酣於其中至天啟之乙丑十年之探討凡四五周焉已洞見其中之闕失丙寅春始發篋陳書而補之又苦一人之力有

限至崇禎之戊辰命厚與參較之事已巳秋晉史告完繕寫成帙先生手自批閱遂以宋齊梁陳及北魏北齊北周七書併南北二史屬厚爲主而先生爲佐自隋以後則先生復自爲政而厚仍爲佐至戊寅七月五代史告竣凡十三易寒暑矣抑何成之難也先生嘗爲厚言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然而不能成是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能無子也然先生與厚之爲此亦甚愼矣迴憶戊辰至今每聯牀對榻彼此相商一字未妥拙翻百帙片言無據考訂兼何至於得失已見是非無疑輒又遲徊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後下筆先生與厚亦甚有苦心矣然不將通鑑原本與十七史全寫字字對勘一過則先生與厚之苦心未易見也

崇禎十有二年歲在己卯孟夏門人談允厚百拜謹述

資治通鑑補凡例

一嚴正統通鑑於周之亡卽以秦紀年於唐之亡卽以梁紀年皆未能混一四海而俱以正統歸之至於帝魏而黜漢尊呂武而黜少主中宗又如王莽之大書紀年皆未協於公論故俱依朱子通鑑綱目改正其詳見序若宋齊梁陳雖分南北而獨仍通鑑得稱正統蓋以南統北中華爲主也

一存殘統通鑑於易姓之際先於歲首豫書新主年號而舊主之殘年剩月一筆削去如魏之纂漢在獻帝之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而於歲首卽書魏黃初元年晉之纂魏在曹奐之咸熙二年十二月而於歲首卽書晉泰始元年之類夫天命一日未改猶然一日之君臣何得崇新而棄舊今皆按其年月而改紀之

以昭實錄也

一補僭主之名通鑑於晉之漢魏諸國皆書某國某主未有不稱名者自晉以前自宋以後則皆不備但稱某國主而已使猝然展卷時雖知其為某國主而不知其為某國之某主也今依晉鑑例一槩補書其名不獨於正統之名號有別且使閱史者一展卷而即知其為某國之某主無俟追尋別卷也

一補年號通鑑於改元之首及每卷之首則書年號以後但書數而已人於猝然展卷時竟不知為何年也今於每年之上必補書年號又於每葉陰面邊側細書某朝某帝某年以便備閱也至於僭國年號必書於正統紀年之下而以分註別之

一補甲子通鑑但書年數而不書甲子今於每年之上必補書之

一正謬誤詳見序
一理紊亂詳見序
一整錯雜詳見序
一刪重複詳見序
一破拘執詳見序
一辯誣枉詳見序
一補政事之漏詳見序
一補詔敕之遺詳見序
一補文章之遺逸并刪削太甚者
一補名賢之卒通鑑之例凡書薨卒者大抵居通顯而卒於官者
也散秩不書即非散秩而已去位者不書即間有之亦不過千

百中之一二至於徵君處士槩未有書者今依朱子綱目書陶潛卒例凡其人之有善可紀有德可稱者無論位之尊卑人之出處皆補書之而以其素行之未入通鑑者節取而志於其下謂之小傳倣史記之例也

一補隱逸通鑑於嚴光周黨管甯王烈龔開亦采錄其言行然而未詳也其餘如嚴君平陶元亮諸高風峻節可以羽儀百世者晉漢以後多有其人而通鑑一不及焉今取古今所傳誦者特補之

一補賢媛通鑑自后妃而外如曹大家宋若憲輩皆以入宮教誨故載之其餘或因父與兄而見或因夫與子而見未有特筆載之者也今取其節孝貞烈有關於風化者亦特筆補之

一補藝術通鑑於倉公管輅郭璞李淳風輩雖因事記之未能詳也其餘醫如華佗歷如一行相如袁天綱書畫如張芝顧愷之等皆稱絕一代而俱置不錄今取其事關朝廷者補為正文而稍涉猥瑣者補為附錄

一補二氏通鑑如佛圖澄寇謙之等亦既因事而見矣餘皆弗錄然二氏之教流傳已久即不足以垂訓亦何必不存其說也今亦取其事關朝廷者補之稍涉幻僻者為附錄

一補災異通鑑於日食星孛地震山崩川竭水旱蝗疫固已載之矣其餘物怪人妖振古所未聞未見者五行志甚多此孰非天之所以詔古人主也今采其尤異者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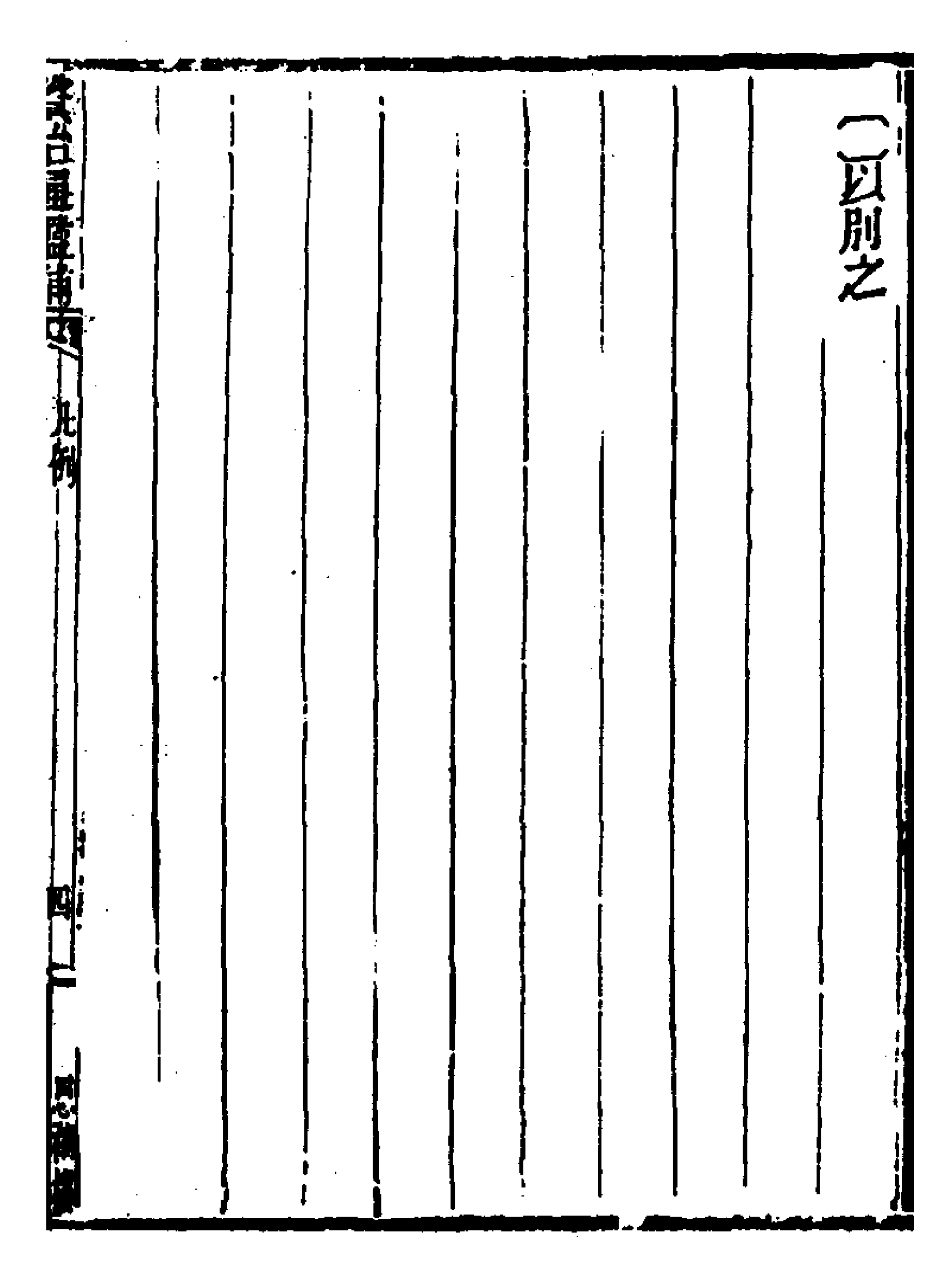
一補史斷後世纂史者多采宋儒評論以為斷其當者固善矣然

或失之腐與刻者有之此固不得濫收若班馬卓論可垂千古及後代史臣亦時有高識宏詞確不可易者輒錄一二以資觀覽至通鑑所載他人史論及溫公自論俱列於正文之內似失體裁今必另起一行復低一字以別於正文

一補註釋胡身之註該洽精詳會文切理無容議矣然間亦有辭簡而未盡其義者則爲暢之偶有誤解而殊乖其旨者則爲正之若此者上必用補註圖書以記之

一補附錄二氏之誕異五行之妖幻藝術之工巧人物之纖細雖其事可資傳述而編入正文恐類稗史者則如註釋作雙行細書上用附錄圖書以記之

一別補正溫公原文既大書矣而所補入或改正者亦作大書用



以刪之

溫公通鑑體左氏惟世所傳本竝非梅磵原書截歷時有無注本又有吳勉學本陳仁錫本近時胡杲泉翻刻本讀者頗苦字句之譌且溫公時所引之書已半亡佚所用正史今人又不能尋檢原文益滋疑誤明季嚴永思先生博通史學著通鑑補積四十年之功甫成其義例詳於自序可謂涑水功臣惜卷帙浩繁未經刊刻聞陽湖張氏有鈔本亦未之見 先君覓得此稿珍如至寶公餘翻閱不忍釋手曾與儀徵吳熙載劉孟瞻諸君商酌付刊嗣因攝篆兩淮未竟其事 龢等讀禮家居謀用聚珍版鳩工成帙勉力繼志但鈔寫本多錯誤而印工匆迫校勘難精爰附刊誤二冊俾閱者備查草草告成公諸同好庶嚴先生之稿可以流布人間云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江夏後學童和豫謹識

宋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紀軒轅至于麟止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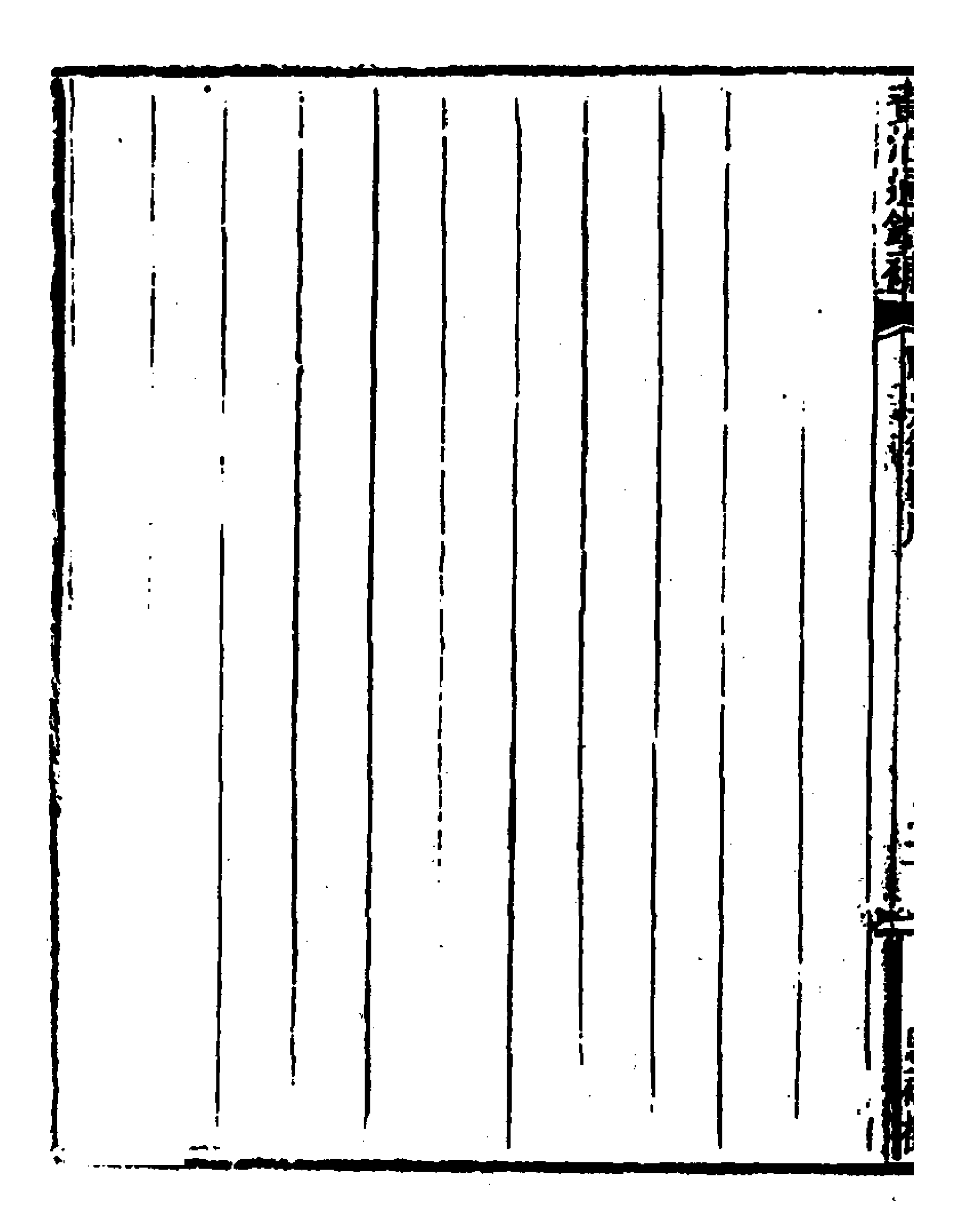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翻閱給吏史箋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

遂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閒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閒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

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

臣光初進讀面賜　御製序令俟書成日寫入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

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　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　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甯閒

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恐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

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

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迹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註范史裴松之註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藎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

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龎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

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倘多蘇晉之剖斷蓋鄭晉臣瓚以荖爽詆蔡謨以抵悟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根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譏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磵蠖居

資治通鑑補卷首終

資治通鑑補目錄

晉紀三十安帝隆安二年

梁紀十武帝中大通二年

卷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 起武帝中大通三年 止武帝中大通四年

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起武帝中大通五年 止武帝中大通六年

卷一百五十七

梁紀十三 起武帝大同元年 止武帝大同三年

卷一百五十八

梁紀十四 起武帝大同四年 止武帝大同十年

卷一百五十九

梁紀十五 起武帝大同十一年 止武帝中大同元年

唐紀二十五 起中宗景龍二年 止中宗景龍四年六月

資治通鑑補目錄終